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34 期

##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

〈第一章 序說〉

(pp. 1-18)

釋長慈 (2017/9/15)

### 第一節 如來藏學在佛教中的地位 (pp. 1-3)

#### 一、如來藏學在印度佛教的地位

##### (一) 略釋如來藏、如來界、佛性等同義語之意義

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，如來界——如來性 (tathāgata-dhātu)，佛性——佛界 (buddha-dhātu) 等，這一類名詞，在意義上雖有多少的差別，然作為成佛的可能性，眾生與佛的本性不二來說，有著一致的意義。

##### (二) 略說如來藏學於印度興起的時間 (興起於西元三世紀而興盛於四、五世紀中)

在印度，如來藏說的興起，約在西元三世紀，從初期大乘而進入後期大乘佛教的階段。在西元四、五世紀中，非常的興盛；有關 (廣義的) 如來藏說的經典，也紛紛流傳出來。

##### (三) 中觀與瑜伽之印度大乘論師認為如來藏是不了義說

如來藏說，以後期大乘經為主，在論師們——印度的大乘論師，中觀 (Madhyamaka) 與瑜伽 (Yoga) 二家，都說如來藏說是不了義的，以中觀及唯識的「密意」<sup>1</sup>去解說他。

##### (四) 如來藏學之獨到立場

###### 1、富有「真我論」之特色

其實，這一思想系，有獨到的立場，主要是眾生與佛有共同的體性；依此為宗本，說明依此而有生死、眾生，依此而有究竟解脫、如來。

如《不增不減經》(大正 16, 467b6-16) 說：

舍利弗！即此法身，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，從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。舍利弗！即此法身，厭離世間生死苦惱，棄捨一切諸有欲求，行十波羅蜜 (p. 2) 蜜，攝八萬四千法門，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。復次，舍利弗！即此法身，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，過一切苦，離一切煩惱垢，得清淨，住於彼岸清淨法中，到一切眾生所願 (見) 之地；於一切境界中，究竟通達，更無勝者；離一切障，離一切礙，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，名為如來應正遍知。

《不增不減經》所說的法身 (dharma-kāya)，也是如來藏的別名。

<sup>1</sup>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第十章 如來藏之研究〉，〈第六節 如來藏說三系之不同解說〉，pp. 336-342。

## 2、富有「真我論」之特色

從這立論的宗依來說，與中觀家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<sup>2</sup>不同；也與瑜伽家依虛妄分別的阿賴耶（ālaya）識為「所知依」<sup>3</sup>不同。如來藏說有獨到的立場，富有「真我論」<sup>4</sup>的特色。

## 3、結說

由於如來藏說以經典為主，所以重論的學派，如西藏學者，只承認大乘的「中觀見」與「唯識見」，而不承認「藏性見」的存在。<sup>5</sup>

## 二、如來藏學在中國佛教的地位

### （一）如來藏學在重經的中國佛教受到高度的讚揚

中國佛教是重經的，所以有「經富論貧」的評語。如來藏、佛性法門，傳到重經的中國來，受到中國佛教高度的讚揚。

### （二）略說中國佛教各宗對於如來藏學之論定

#### 1、賢首宗

<sup>2</sup> 《中論》卷4〈24 觀四諦品〉（大正30，33a22-23）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

<sup>3</sup> 參見印順導師著《成佛之道》p. 370：「『緣起』而『自相有』的，就是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是一切緣起法，但唯識大乘是以唯識為宗，所以依他起是以『虛妄分別』為性的，也就是有漏識（眾生從來沒有無漏現行）。識有八種，但『根本分別』，為一切法所依止的，是稱為『所知依』的阿賴耶識。『依』阿賴耶根本『識』為依，而『立緣起』所生的一切法。」

<sup>4</sup> 參見印順導師著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（pp. 46-47）：「奧義書的重要建樹，有二：一、**真心的梵我論**；二、業感的輪迴論。如從思想的淵源上說，這不外吠陀以來思想的發揮。然而他的結論，可能達到傳統宗教的否定。創造讚歌以來，一元傾向的創造神話，經理性化而成為宇宙的本原，為一神祕的大實在。在奧義書中，稱之為梵。如顯現為人格的神，即梵天。有情的生命本質，即人們的真體，稱之為我（ātman）。在生死的歷程中，人類雖似乎是迷妄的、虛幻的；然探索到自我的當體，到底與真常本淨的梵是同一的。所以直探宇宙的本體於自我中，見我即見梵，高揭「我即梵也」（布利哈德奧義書一·四、一〇）的梵我一體論。直探自我的本真，在以直覺的理智，照破虛妄，冥悟人生的奧秘；所以探索自我的結果，超過物理的、生理的、心理的現象，到達真淨常樂的唯心論。即自我的本體，為超經驗的純粹主觀，所以是「不可認識的認識者」。此認識者，一旦脫離世間的一切束縛，即完全的實現自我。此「唯一不二的主觀，即是梵界，即是最高的歸宿，最上的妙樂」（布利哈德奧義書四·三、三二）。論到業感輪迴論，生命在無限的相續中，依自己的行為，創造自己未來的身分。從此，人類的運命，不操縱於神而屬於自己。這本是神權的否定，因人類的自覺與自信而創說的人力論。業即人類的行為，所以說：「人依欲而成；因欲而有意向，因意向而有業，因業而有果」（布利哈德奧義書四·四、五）。不過奧義書的業力說，與真我論相結合，即「我」為自身的行為所限制、拘縛，從此生到他生，不斷的流轉於生死中。此業感說，對照於自我的真淨妙樂，特別的顯出迷妄與悲慘的姿態。這樣，業感論的悲觀，促進了自我解脫宗教的隆盛。此中的真我論，雖到達萬化同體的理境；神祕唯心的基調，不失為阿利安文化正常的發展完成（梵書已大體確立）。而業感輪迴說，確是時代的新聲。」

<sup>5</sup> 參見印順導師著《中國禪宗史》（p. 20）：

依印度大乘法說，有「唯識見」（依他起「非實有全無，許滅解脫故」，近於「息妄修心」）；「中觀見」（主要為「極無所住」，近於「泯絕無寄」。也有說「理成如幻」的）；還有「藏性見」，即「究竟顯實」或「直顯心性」宗。以「楞伽印心」，達摩所傳的禪法，本質是「如來藏」法門；「如來禪」就是「如來藏禪」。

如賢首宗立五教<sup>6</sup>、三宗，三宗是「法相宗」、「破相宗」、「法性宗」。如來藏說是五教中的終教，與頓教、圓教，都是「顯性」的「法性宗」，只是「顯性」的理論與方法，多少不同而已。

## 2、禪宗

禪宗是從「如來（藏）禪」來的，所以闡揚這一法門的《楞嚴經》與《起信論》，雖有「疑偽」的傳說，卻受到賢首宗與禪宗的尊重。

## 3、天臺宗

### (1) 四明法智論定如來藏緣起說為「別理隨緣」

天臺宗的四明法智，論定如來藏緣起說為「別理隨緣」，「據理，隨緣未為圓極」<sup>7</sup>。

### (2) 孤山智圓推重如來藏為圓極的法門

但同時的孤山智圓，就引用《起信論》(p. 3)，推重為圓極的法門。<sup>8</sup>

<sup>6</sup> 華嚴宗：華嚴宗以五教十宗判釋如來一代教法。

五教係依所詮法義之淺深，將如來一代所說教相分為：(一)小乘教，(二)大乘始教，(三)終教，(四)頓教，(五)圓教。

十宗則係依佛所說之義理區別為：(一)我法俱有宗，(二)法有我無宗，(三)法無去來宗，(四)現通假實宗，(五)俗妄真實宗，(六)諸法但名宗，(七)一切皆空宗，(八)真德不空宗，(九)相想俱絕宗，(十)圓明具德宗。

前六宗即小乘教，七至十依序即大乘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，第十即華嚴之教旨。

(《佛光大辭典》(六)，p. 5246)

<sup>7</sup> (1) [原書 p. 3 註 1] 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 2 (大正 46, 871c)。

(2) 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 2 (大正 46, 871c16-29)：

客曰：此宗講者皆有此言而未見文疏所出？

余曰：盛將隨緣以凝然二理，簡於性相二宗。此乃出自賢首。天台未見此文。

**據理，隨緣未為圓極。**彼宗尚自判終教。未及於圓。豈天台之圓同彼之終。須知。若凝然若隨緣。但據帶方便義邊。皆屬別教。

客曰：天台立別理隨緣文據如何？

對曰：止觀立別教發心境云，只觀根塵一念為迷，解本記別如來藏為善不善因。

妙樂云：別教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。

乃云：無明覆理，能覆、所覆俱名無住。

又云：真如在迷生一切法。

又云：無明為因能生九界，必須法性為緣。文證若此，足可依憑。

(3) 別理隨緣：指天台別教所談之緣起說。為北宋天台宗大德四明知禮所立。又作**但理隨緣**、**一理隨緣**。別教之根本義在隔歷三諦之教說，故在談緣起時，主張緣起之源初乃平等真如之理，超出差別之事象，調差別之事象乃無明所作，非真如之理中所固有。即別教真如之理，在三諦中不外遠離空假二邊之中道諦。別教之平等真如，超越差別之事象，為一隔歷之理，故稱別理；此理為偏但之理，故稱但理；又與事象之差別相反，為純一之理，故稱一理。此為別教緣起說之特徵。

蓋真如隨緣之義，原為大乘起信論一書所詳說，華嚴宗之賢首為起信論作疏，以此真如隨緣為自家所判五教中漸、頓、圓三教之分際，以真如不隨緣為始教，以真如之隨緣與不隨緣，而判大乘教之權實。將緣起說應用於天台教者乃天台宗六祖荆溪湛然，彼依起信論作不變隨緣之說，判決別圓隨緣之區分。其後宋代天台學者應用起信論之傾向愈盛，然皆不知別圓隨緣之差別，而均視同圓教。四明知禮遂在緣起說上闡明別圓二教之差異，特稱別教所談者為別理隨緣；對圓教之真如，性具諸法，而為一切諸法，則稱之為理具隨緣。(《佛光大辭典》(三)，p. 2800)

#### 4、宋末與明末

宋末以來，中國佛教傾向於融會，如來藏說也就成為大乘的通量。明末智旭是接近天臺學的，以為如來藏隨緣，是「圓極一乘」<sup>9</sup>。

#### 5、近代太虛大師以如來藏、佛性為宗本

近代太虛大師，晚年講《中國佛學》，首列一表，以「佛性」來貫通眾生與佛，這樣說：「是眾生與佛相通的心法。……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出佛、心、眾生的不同，同時又可以看出眾生、心、佛的相通」<sup>10</sup>。大師早年所作的《佛藏擇法眼圖》，《如來藏心迷悟圖》，都是以如來藏、佛性為宗本，來說明或融貫一切的<sup>11</sup>。

### 三、結說

如來藏說，可說是中國佛學的主流！依此去觀察，如賢首宗說「性起」，禪宗說「性生」，天臺宗說「性具」，在說明上當然不同，但都是以「性」——「如來（界）性」、「法（界）性」為宗本的。<sup>12</sup>

這一法門，經中國佛教學者的融會發揮，與原義有了相當的距離，但確乎是中國佛教的主流，在中觀、唯識以外，表示其獨到的立場與見解。（p. 4）

<sup>8</sup> 山家山外（參閱《佛光大辭典》網絡版，p. 949）：

指我國天台宗之山家派與山外派。即北宋初年，以四明知禮等為主之天台正統派，是為山家派；對此，而貶稱慶昭、智圓等之錢塘派為山外派。……兩派之分裂，肇始於五代之末，其時天台宗第十一祖高論清竦之門下有螺溪義寂、浙江志因，志因之弟子為慈光晤恩。晤恩之弟子有奉先源清、靈光洪敏，源清之弟子有梵天慶昭、孤山智圓，慶昭復有永福咸潤、永嘉繼齊等弟子。此即山外派之系統。而於山家派，義寂之門下有寶雲義通、國清宗昱，義通之弟子有四明知禮、慈雲遵式、寶山善信。知禮復有廣智尚賢、神照本如、興教梵臻、廣慈慧才、淨覺仁岳等弟子。……山外派唯心論顯已從天台「性具說」脫離出來，趨近華嚴，作為此媒介者，為大乘起信論。山外以起信論為唯圓之思想，山家則以之為別圓二教之思想，故知禮於十不二門指要鈔中，立華嚴為別教，主張「別理隨緣」，山外則反對此說。……

<sup>9</sup> [原書 p. 3 註 2] 《大乘起信論裂網疏》卷 1（大正 44，422c）。

<sup>10</sup> [原書 p. 3 註 3] 《中國佛學》（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，p. 539）。

<sup>11</sup> [原書 p. 3 註 4] 《佛藏擇法眼圖》（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，p. 317）。《如來藏心迷悟圖》（太虛大師全書第七編，p. 1723）。

<sup>12</sup>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香雲》，pp. 229–230：

中國所發展的唯心大乘，是本體論的。如華嚴宗說「性起」，禪宗說「性生」（六祖說：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）；還有天臺宗說「性具」。與緣起論為宗本的，玄奘所傳的唯識學，並不相同。中國的大乘佛教，有他自己獨創的特色。然從承受於印度的大乘來說，那就不是臺、賢、禪、淨，而是中觀（三論宗）與瑜伽（唯識宗）了。」